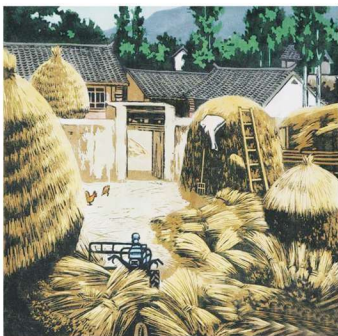




主编 王正儒

羊的月亮

梦也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的月亮 / 梦也著. -- 银川 :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544-1431-6

I. ①羊… II. ①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1602 号

羊的月亮

梦也 著

责任编辑 李亚慧 谭蓉蓉

封面设计 倪万军 单永珍

责任印制 殷戈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王杨宝

地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jiaoyu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428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固原博奥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0255

开本 700 mm × 1020 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216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4-1431-6/I·87

总定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正儒

“东潼关，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作为关中四大关隘之一的北萧关，亦称汉萧关，雄踞六盘山北麓。因为其重要的军事价值，历代王朝极为重视对固原的经营，也因其地处北方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合地带，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处，所以固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素来占有一席之地。

在《诗经·小雅·六月》里，那一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的远古吟唱，使固原作为文化符号屹立在文学大河的上游，或隐或显地贯穿着文学史的脉络。这是《诗经》的固原，班彪的固原，王维的固原，岑参的固原，王昌龄的固原，林则徐的固原，谭嗣同的固原，毛泽东的固原，张承志的固原，因为文学的表达，固原被赋予了丰富而深远的诗画意蕴，影响着这一地域的历史积淀。

穿越历史的雾霭，秦长城两侧，萧关古道旁，奔走的是犬戎、西羌、义渠、乌氏、鲜卑、匈奴、党项、蒙古、回回的民众，不同的行装，不同的语言，上演着一幕幕历史的活剧。由此形成的游牧文化、农耕文化、边塞文化、伊斯兰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构筑了固原底蕴丰盈、独具特色的文化内涵。文学是文化最直接传承载体，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对时代的触碰，人性的抚摸，世相的洞察，心灵的关照，是人们了解历史、了解社会、了解自然、了解

人生最佳渠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它经典的、独一的存在方式，证明着文学不死的深刻道理。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门徐徐洞开，新时期文学吹响了沉睡大地的第一声号角，偏居西部的固原与共和国的脉搏一起跃动，谱写着属于自己的历史。一代知识分子拿起手中的笔，用文字记录着变革中的固原，发展中的固原，奋进中的固原。

于是固原就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学人。

三十多年的文学历程，见证着文学固原的发展变迁，也塑造了这块土地上的文学群像。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丁文庆、屈文焜、慕岳、徐兴亚、火仲舫、李成福、马吉福等第一代文学工作者尝试栽种文学的嫩芽，他们立足苦难的黄土地，踏上了艺术的漫漫征程。在他们的努力下，《六盘山》文学杂志的创刊，为培养本土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园地。80 年代中期，王漫西、虎西山、张嵩、张铎、戴凌云、杨梓、钟正平、王治平、罗治平、周彦虎、陈鹏生、兰茂林、杨友桐等一批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加入了文学的合唱，他们的作品频频见诸宁夏的报刊，形成了宁夏文学独特的“黄土高原派”，作家群体现象初露端倪，文学的树苗扎根固原的沃土。进入 90 年代，石舒清、郭文斌、梦也、左侧统、火会亮、古原、王怀凌、李方、杨风军、韩聆等第三代文学工作者在储备了丰富的文化积淀后，把宁夏文学天平的重心倾向固原，他们以集团军的方式走出宁夏，冲刺全国，构成了宁夏文学的半壁江山，一片蔚为壮观的文学森林茁壮成长。90 年代中后期，杨建虎、单永珍、程耀东、胡琴、穹宇、泾河、唐晴、郭静等第四代青年文学工作者裹挟着前辈的气势，以扎实的文学功底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为文学固原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世纪以来，了一容、马金莲、竹青、雪舟、李敏、李兴民、倪万军、许艺、马晓燕、红旗、刘汉斌、高丽君、王武军、王玉玺等第五代新生力量的出现，使得固原大地上老中青三代文学工作者共聚一堂，共同谱写文学固原的华章。

三十多年来，茅盾文学奖提名，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五个一工程”奖有他们的名字；全国十佳诗人、《人民文学》奖、《民族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冰心散文奖、鲁黎诗歌奖、庄重文文学奖、春天文学奖有他们的名字。

三十多年来，“西海固文学丛书”、《生命的重音》、“六盘山文化丛书”“文学西海固”等丛书的出版，见证着文学固原曾经的辉煌。二百多人的文学队伍，百部个人作品集、小说、诗歌、散文、评论、报告文学等多方位出击，文学固原在当下文坛有了一定的声誉。一些人离开了固原，但他们的文学表达依然是这块熟悉的土地。一些人坚守在固原，他们擦洗着文学这张固原的靓丽名片。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说：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

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

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为了总结近年来的文学成就，见证固原的文学历史，编辑出版一套“文学固原大系丛书”，则是固原的文艺工作者共同铸就的全景式的心灵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该丛书的出版，必将对丰富文化固原建设增添光彩。

丛书由小说卷、诗歌卷、散文卷、文学评论卷、原州卷、西吉卷、隆德卷、泾源卷、彭阳卷以及固原最有代表性的五位作家、诗人的个人作品集构成，蔚为壮观。这次结集，是固原市委、市政府贯彻总书记讲话的有力举措，也是我们奋力做大做强文化建设，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推动固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文学固原大系丛书”必然是新世纪以来固原文化传承的有效载体，也是彰显固原文学特色、树立固原文化自信的辉煌成果。

文以载道。我相信，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固原作家群，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呈现花开四野的灿烂画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壮丽的华章。

（作者系中共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目 录

序	1
爱的蔚蓝色	001
错 位	024
羊的月亮	046
手	053
单身公寓	060
细小的声音	069
滚钟寺院里的蜜蜂	075
湖 光	083
雪 葬	088
一天中的不同时刻	095
义犬之死	102
祖 父的面孔	110
边 界	118
宠 物	136
猫 咪	147
小金鱼	153
不倒翁	158

蝴蝶标本	163
白 云	167
老家人物	174
林带上空的风	186
轻飏的纸鸢	192
我们村子里的那棵大树	200
后 记	207

爱的蔚蓝色

—

每逢秋天，在落叶缤纷的那些日子里，侗浩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司马曼玉。他们曾在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妙的情景又一次复活，这让侗浩一瞬间惆怅不已。这一天，他来到司马曼玉的寓所——也就是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静静地站在地上，想唤回某种消失的记忆。可是房子里空空落落的，没有他想象的那种熟悉的声音和气息，一切的一切都仿佛随着司马曼玉的离去而飘散了。侗浩的心中一下子泛起了某种落寞的情怀。他环顾四周，房子里除了那些熟悉的陈设之外，什么也没有，仿佛随着主人的失去，房子里的一切都失去了过去那种亲切的气息。他微愣了片刻，努力从某种想象中解脱出来。

侗浩轻轻地来到那架熟悉的钢琴旁，看见摆在紫黑色的琴盖上面的那盆紫罗兰已经枯萎，干枯的叶子落在花盆四周的琴盖上，仔细一瞧，琴盖上面还覆着一层薄薄的尘土。侗浩用手指将那些遗落的花瓣轻轻掸去，他打开琴盖，想弹一曲和司马曼玉共同喜爱的曲子——《往日恋情》，可是手指一瞬间又变得那样沉重。他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也不想徒然打破这房间里特有的寂静。他在房间里轻轻地走了一圈，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人去楼空，空余满腔惆怅。侗浩在心里轻轻叹息了一声。他就这么在房子里流连再三，看起来像带着某种很深的凭吊意味。的确，侗浩就是借助于这样的方式来寄托他的思念。

他在写字台边坐下来，随手拿出司马曼玉在最终离开他时写给他的那封信。他把信纸轻轻地展开来，上面写着：

亲爱的侗浩：

你好！

你看，我就这么离你而去了，当你得到我的消息后，不要伤心。同时，希望你不要责备我。我是自愿离开你们的，我走得很轻松，这实在是一种解脱，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选择。到了最后一刻，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爱我的，只是由于我的“怪癖”，一直没能理解和珍惜你的感情，我十分惭愧，请你原谅我。我历来把“爱”看得高于一切，并且，我一直都在寻找和追求真正的爱，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没有真正接受你的爱。但这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你的过错。因为你我之间，缺乏真正相融的东西，我想这一点你能理解。过去，我曾一度倾心过欧阳斌先生，可是后来这爱就从我心中消失了。接下来的日子里，对于我应当说还有许多爱的机会，可是我发现我已失去了爱的能力，这是我最大的悲哀。

你知道吗，很长时间里折磨着我的都是人们称之为空落的东西，我发现我无法抵御它，我的心像荒芜的土地，长满杂草……

在往后的岁月里，我希望你能幸福地生活下去，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一点：你不仅是一个人活着，而是为我们两个人活着，我希望能通过你而长久地感受那风花雨雪以及人世间美好的一切……当然，如果你愿意，那么还可以经常到那个湖边走走，那湖水可真是蓝啊。

……

二

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等妈妈上班以后，司马曼玉就把房门反锁了，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客厅里，这时，她什么也不想干，尽管身边有那么多可供翻阅的书，可是她却懒得去动他们。通过一段时间紧张的高考复习，她很愿意使自己放松下来，像这样长时间地处在某种失控的状态，她反而觉得十分惬意，这会使她的思绪处在某种无边无际的境况中。单从外表看司马曼玉是那种内向的且带有一点忧伤气质的女孩子，举止优雅、不事张扬。我们得承认，她还是一个喜欢孤独，耽于幻想的女孩。

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司马曼玉几乎触摸到了时间通过她而流走的速度。然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像一张网罩住了她。她的神情显得落寞

而恍惚，心中会时不时地荡起某种难以名状的思绪，这思绪像一层雾轻轻地缠绕着她，从而使她产生了某种不真实的虚幻感——正是这种莫名其妙的纷乱思绪和随之而来的遐思冥想，使得司马曼玉常常在某些瞬间变得难以把握，隐秘的内心也变得更易伤感。

秋天的午后，空气中混有一种苋麻草的苦香，有时，微风送来了平原某处被晒软的甜菜根的甜丝丝的味道。在突然变得疏朗的空间有一种自行沉降的东西，这不是尘埃或浓雾的沉降，它类似于徐徐沉降的海水，使裸露的沙滩更为明净。这样的沉降涤清了事物表面难以察觉的尘埃和岁月留下的灰斑，而使事物变得更为本真。司马曼玉站在窗前，她所看到的楼群、树木、草坪以及远处的绿色平原都显得更为明净、端肃，带着秋天难以抹去的隐秘痕迹，并且她感觉到那隐含在平原深处的独属于秋天的淡淡忧郁，这让她的心在一瞬间惆怅起来。

一群鸽子飞过楼下的草坪，发出清脆的拍翅声，一时间让她感到，这世界就由某种纯粹的玻璃体构成，精致、透明却又容易破碎。她预感到某种说不清的东西让她珍惜，而她的确感到这种让她珍惜的东西又是难以名状的。

她把客厅的窗帘拉上，重新坐下来，这时阳光透过丝质窗帘把一层轻淡而柔和的光晕铺陈在光洁的地板上，像一层水慢慢地洇逸开来……不久，楼下来小贩们炒板栗的吆喝声，还有汽车穿过郊区公路的隐隐的轰鸣声，这又让她感到这世界是实实在在的，普通得像一顿简单的午餐。

司马曼玉注视着地面上那盆硕大碧绿的君子兰的叶片中间，开出了几朵娇艳的红色花朵，朦胧的阳光在那些娇艳的花瓣中间投下淡淡的阴影，倒使花朵儿增了一种忧郁、凄楚的色调，却更为动人。司马曼玉嗅到了君子兰在隐秘的状态中轻轻散逸的淡雅清香。

她打开影碟机放进一张光盘，是圣桑的《天鹅》。随即，某种悠扬、低回而又带着淡淡忧郁的曲调便在房间里轻轻回荡起来，那音乐像是来自更为遥远的地方，神秘、陌生却格外亲切。它营造的特殊气氛与司马曼玉此时的心情颇为相宜。这音乐纯粹是属于一个人的灵魂的，她这样想。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司马曼玉喜欢独处了。这似乎与她的年龄不大相称，她毕竟才十九岁啊。有时候，妈妈会淡淡地流露出某种责备的神情，但当着女儿的面也不便多说什么。妈妈知道女儿是一个沉静的姑娘，外表温顺，

内里却十分倔强。按说，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司马曼玉应该出去走走，或者与别的同学一块玩玩，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可是，司马曼玉不喜欢这样，她曾婉言谢绝了同学们的几次邀请。这倒使妈妈觉得不可思议。妈妈是一个颇为心细的人，她大约从女儿不自然的神情中猜测到了什么，但又不便询问。

细想起来，近些日子，司马曼玉的神情的确有些异样。

可是妈妈还是觉察出来了，尽管女儿的变化是如此细微，带有一定的隐秘性，这其中的原因还得归结于某一次特殊的遭遇。那天，同样是一个炎热的午后，司马曼玉一个人来到省农科院的大院去看望上班的妈妈，顺便去瞧一瞧那里生长茂盛的各类植物的标本和花草，就连司马曼玉也说不清，自己为何对它们有一种特殊的喜好。

省农科院位于省城西郊，是一个颇为空旷的大院，院子里很安静。司马曼玉走进时，没遇见一个人，她穿过由马尾松和冬青树围成的甬道，一路上听见高大茂密的桑树冠里蚩蚩们疯狂的聒噪声，宛若掀起一片海潮，这倒让她在一瞬间感到某种超越喧声的宽泛的寂静和淡淡的落寞来。

院子里的树木和花草长得葱葱葱葱，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院子里的寂静。这一切都是她想象中的样子。但她感到了这寂静中的另一种喧哗和隐藏在暗处的骚动不安。她几乎是带着欣赏的神情走在院子里，院子里的寂静似乎加深了另外一种寂静。她似乎听到了植物们生长的各类声息——花朵裂开的扑哧声，树木拔节的咯吧声，以及小草们的喘息声。

司马曼玉走近一块偌大的花圃，看见里面开满了千万朵茂盛的芭蕉花，有一种火焰燃烧般的气势。花瓣红得发紫，绽放的花骨朵像是被阳光而引爆，释放出的花香浓郁得令人发晕。司马曼玉感到双目被浓烈的芭蕉花烤灼得发烫。

她回过身向那间熟悉的植物标本室走去……楼道里非常安静，司马曼玉透过蒙尘的玻璃窗朦朦胧胧地看见，标本室里有两个赤裸的交缠在一起的人体在摆满了植物标本的花盆中间扭动着、喘息着……尽管隔着一层玻璃，司马曼玉也能感觉到标本室里那些高大丰硕的植物体内释放出一种浓郁的热烘烘的气息。那是一些奇形怪状的龙舌兰、剑麻、仙人掌、仙人球、苦扁桃、橡皮树，以及别名为金钱树等一类的植物。然而，今天，司马曼玉却忘了欣赏这些植物。她被看到的景象刺激得心慌意乱，还

没等看清那两个人是谁，便仓皇而逃了。她的心脏怦怦地跳动着，头脑一时间变得肿胀发热。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他们怎么能这样呢？这是司马曼玉所不能理解的。随后的许多天里司马曼玉一直没有向妈妈提起此事。

妈妈是一位霜居多年的人，行为严谨，不苟言笑，一直与女儿相依为命。也许，司马曼玉在以后的岁月里才能逐渐理解母亲作为人的苦衷。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然而，司马曼玉看到的那一幕还是深深地烙印在她的心中，并且说不定某一个瞬间会悄然映现，这让她变得无地自容。无论如何这件事在司马曼玉的心中变成了某种坚硬的块垒，化解不开来。说到底，这毕竟是让司马曼玉难以启齿的事，并且在她这样的年龄还无法平静地接受。这种赤裸裸的竟无一点美感的性爱太显露骨，可是，性爱毕竟以某种直截了当的方式击伤了她，这让她感到一丝慌乱和空虚。在随之而来的几天里，每每想到此，她就止不住面红心跳，似乎在她的生命中又增加了一些什么内容。并且，那种难以言说的朦胧想法一时间变成了某种让她心神不安的东西，仿佛使她充满了神秘想象的东西却变成了某种难以排遣的重负，这就使她陷入迷迷糊糊的境地而难以自拔。

她不得不承认某种意念开始冲撞她，可是理智和羞涩又让她鄙夷自己，并努力去抵御它。

然而，此时此刻，她不得不承认，这弥漫在房间里的音乐声是丰富而抒情的，在某种程度上，她被音乐的翅膀带到那种遥远的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到达的地方。这让她联想到湖泊、大海或遥远的天际那模糊不清的色彩和动荡。可同时她不得不承认，一种神圣的东西正在洗涤她的心灵——她需要这样。

不知不觉中她还是流下了眼泪。说也奇怪，每次聆听《天鹅》她都要流泪。她知道，这不仅是感情使然，好像她生命中隐藏的某种东西在一时刻被唤醒了。的确，这秋天庸常的午后特别适宜于怀旧，这是独属于心灵的时辰，司马曼玉在这一刻体验到让她心碎的忧伤之美。有一刻，房间里暗了下来。凭感觉司马曼玉知道，此时，高空正有一朵云缓缓飘浮遮住了太阳，把巨大的阴影投到地面上以及她家的窗户上，并且阴影里面生起了一息凉爽的秋风，正是这缕微小的秋风，使丝质窗帘一时轻轻地抖动起来，把透过窗帘投

射在地板上的光波抖成了一片迷乱的光影……

三

恍惚中，司马曼玉听见有人在轻轻叩门。她又听了听，是有人在叩门。司马曼玉坐起身，拭去脸颊上的泪水，走近房门，轻轻发问，来人在门外应声。司马曼玉听见是音乐老师侗浩，她在不自然中一时显得有些慌乱，可是她终于镇定下来，打开了房门。

侗浩一进门就扬着手里的一封信，掩饰不住满脸的欢欣，他对司马曼玉说，你猜猜这是什么……啊，你猜猜？侗浩并不顾司马曼玉有些茫然的神情，自顾自说着，好消息呀，司马同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被T市的音乐学院录取了……一瞬间，连司马曼玉也被这消息搞昏了。她的确高兴，这毕竟是她梦寐以求、多年为之奋斗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她怎能不高兴呢？她露出了微笑，从侗浩手中接过了录取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阴影移去以后，房间里复又变得明亮起来，音乐声还在房子里起伏回旋。由于窗帘是拉着的，这就使得房子里的光线要比室外更幽暗一些，也增添了某种朦胧、悠扬的情调，这是侗浩在一瞬间体验到的。他留心打量了一下司马曼玉，觉得她突然间成熟了，略显单薄的身子却在薄薄的连衣裙里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美妙轮廓。并且，她的胸部是微微凸起的，这使侗浩一时间心跳起来。

他觉察到来自对方身上的某种陌生气息，他知道这是成熟女性在面对男性时流露出的某种本能的抵御。他突然间觉得有些尴尬，显得局促不安，并且他也意识到在这房子里和司马曼玉待在一起，有些不便。然而，他毕竟是司马曼玉的老师，尽管年龄相差不是很大（他只有二十四岁），他还是显得成熟些，他鼓足勇气谈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其中不乏对司马曼玉的勉励和对师生一起度过的三年学习生活的有趣回忆等等。谈话是愉快的、怀旧的，双方都感到气氛非常融洽，并且彼此都感觉到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毫不留意间在各自的心中默默生长，甚至得到了秘密的传递。一方面，这是司马曼玉对老师的爱慕和感激，另一方面，这是侗浩对司马曼玉的欣赏和爱戴。可是这些都在一瞬间升华了，变成了某种类类似于爱的东西。

侗浩何等心细，他在谈话中主动打破了某种师生的界限，使谈话双方都

感到平等、轻松，真正成了一对男女青年在谈心。这倒使司马曼玉不再拘束，仿佛丢掉了某种顾虑而变得快活起来。事实上，此时此刻，侗浩不再像过去面对学生那样对待司马曼玉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巧妙地摆脱了师生关系，这就使得这短暂的相会笼罩上一种含糊的言说不清的味道。司马曼玉也许是感激或爱慕中夹杂着别的什么感情，会时不时地从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略带羞涩的温柔，这倒使侗浩有些躲躲闪闪。但是，侗浩还是捕捉到了这种微妙的感情变化。并且，这样的感情彼此之间都意识到了，但表面上都在掩饰着，这就使这种初生的好感在一瞬间变得弥足珍贵。它在随后到来的时间中变得更为真实或强烈。这使双方都有些始料不及，但无论如何，在随后到来的日子里双方都没有忘记这样一个充满了诗情画意的午后。

话说回来，司马曼玉对侗浩老师的爱慕之心是早就有了的，只是她自己羞于承认而已。谈话在适当的时候停止了，房间里出现了短暂的寂静，两个人都听见对方的心跳，某种共同营造或蕴含的意义在一瞬间变得再明显不过了。侗浩已经是第三次说他该走了。语气中带着一点留恋不舍的味道，而司马曼玉却坐着不动，也无送客之意，似乎因恍惚而忘了礼节。她勾着头坐在那儿，一缕阳光把垂在她脸颊上的青丝映得金黄。侗浩几乎有些爱怜地盯着她，他同时看见她的左耳的轮廓被太阳映得发亮，几条蓝色的毛细血管在几乎透明的粉红色的肉里清晰可见。他突然产生了某种想伸出手去抚摸一下的冲动，但他忍住了。他站起身，静静地盯着她——司马曼玉怏怏地站起来，神情变得迷离而茫然。她送侗浩到门口，可是走近门口的侗浩却站住了，接着转过身，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司马曼玉的眼睛——这是一双特别清澈的眼睛，此刻，却充满柔情。司马曼玉看了他一眼，看见他的目光变得更为热切，她勾下了头，接着又抬起头，第二次瞧着他……这一次，他的目光变得更为痴迷……这中间，侗浩伸出双臂十分自然地将司马曼玉揽在怀里。某一瞬间，司马曼玉的身子颤抖了一下，接着侗浩感觉到司马曼玉的双手从后面箍住了他。他把头俯下来，把左脸贴在她的右耳垂上——她在迷离中轻合着双目，长长的睫毛在毫无察觉中抖颤着，却把嘴唇微微翘起。他凭感觉找到了它，十分小心地吻它，然而，初吻毕竟是胆怯的、蜻蜓点水似的，接着的一吻却很漫长，这是彼此骨肉相融的一吻，有某种酣畅淋漓或神魂颠倒的味道。当两个搂抱在一起的身体渐渐脱离以后，彼此之间出现

了短暂的恍惚或惆怅，然而，这样的一段空白却使彼此都流露出更为缠绵的情愫，也显得更为难舍难分。事实上还没等侗浩离开，司马曼玉就跑回了卧室，并且闩上了门。她在一瞬间感到非常羞涩，她都有些不好意思再看见侗浩了。她听见，侗浩轻轻地走近卧室的门，犹豫地敲了一两下，说，司马曼玉，我走了……哦……他不便再说下去了，司马曼玉听见他走出客厅，轻轻地带上了房门。

音乐声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却留下很长一段空白。这空白里仍然缭绕着某种袅袅的余音。司马曼玉一瞬间觉得房子里特别空，一种淡淡的失落感随即爬上她的心头。她站在卧室窗边的桌子旁，一动不动地看着摆在桌子上的这盆紫罗兰——紫罗兰长得非常茂盛，复生的叶片十分肥嫩，叶面上密生着一层绒毛，被阳光镀成金黄色。浓郁的叶片中间开着许多米黄色的碎小花朵，可是这些花朵又极易凋谢，仅仅一两个时辰花瓣就脱落了。司马曼玉看见桌子上遗落着许多细小的花瓣，在这层细小的花瓣中间，仰面躺着一只小小的黑甲虫，四肢紧紧地折叠在腹部，寂静得像是死去了一般，这使司马曼玉在一瞬间感到非常寂寞，而且刚才发生的一幕也随之变得遥远起来。

四

第一次失态的经历给司马曼玉留下了较为深刻的记忆。连续许多天司马曼玉都处在某种恍恍惚惚的境地中，她实在克制不住自己的思绪，老是回忆起那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午后，她把当时的情节想了一遍又一遍，并且满脑子都是侗浩的影子，她老是想起他拥抱她时的样子，还有那亲吻的滋味，这一切给了她一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特殊的新鲜的印象。这体验是如此强烈，以致使她一会儿兴奋起来，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变得忧伤起来。对初恋的迷恋使得她对自己的情感和生命有了一种重新的认识和体悟。从此，司马曼玉的心中第一次装进了一个人——侗浩。司马曼玉觉得她越是久久地想念侗浩，那么侗浩的形象在她的心中越是变得模糊起来。她得承认，她每时每刻都想见到他，这是一种强烈的思念，这思念已使司马曼玉变得坐卧不安。

然而连续几天都没有侗浩的消息。一天午后，司马曼玉终于鼓足勇气来到了侗浩居住的校园，校园里的一切都是她熟悉的，可是虽然过去了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她却发现校园门庭两边的花圃里的那些芍药和牡丹花一下子蹿起了有半人高，并且枝杈横逸，茎叶繁茂，上面开满了粉色或红色的花。她注意到空空的操场上很多积水的地方重新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小草。她来到操场边上的那排平房，找到了侗浩的宿舍，却发现房门上挂着锁，而且窗帘也是拉上的。司马曼玉在门口静静地站了好大一会儿，内心因失落而突然变得莫名的伤感起来。后来，她还是忍不住伸出手在房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尽管她知道侗浩不在，可是她还是忍不住又敲了几下。后来，她一个人在操场上徘徊了很久，直到看校舍的老人来到她的身边询问她时，她才回过神缓缓地离开了校园。走到街上时天快黑了，满街都是自行车和汽车的河流，置身在蜂拥的人流中，她突然感到莫名的孤单，她终于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回到家时，她发现妈妈站在阳台上有些焦急地等着她，进了门，妈妈察觉到女儿的脸色不大好，想说什么终于又没有说出口来，可是等妈妈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子时却发现女儿已进了自己的卧室，并且把门反锁了。妈妈有些无奈地站在门口，长长地哀叹了一声，她本想说一些安慰的话来，一时又不知如何开口。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在一天早上，侗浩突然打来了电话，显然他是有意选择了这样的时间，大约他是不愿意让司马曼玉的妈妈过早地知道此事吧。电话铃一响，司马曼玉还是愣了一下，她本能地感到打电话的人是谁了。她一拿起听筒，心就同时跳起来，电话的另一头，侗浩听见司马曼玉的出气声明显地有些急促。他问道，喂，是司马曼玉吗？……好长时间电话那一头没有声音，侗浩接着又问了一声，这才听见司马曼玉压抑的很低的声音：嗯，是我。侗浩说，司马同学你今天有时间吗，我们能否出去走走？……好吧，你在什么地方等我？司马曼玉这样问道。

二人在市区的某一个街口会面，然后默默地穿过繁华的城区走向安静的郊区的田野。季令正值深秋，被收割后的田野光秃秃的，三三两两的农人在各自的田地里点燃了拢起的稻草，还没有完全干透的稻草在燃烧中冒出一大股一大股的青烟，烟柱在无风的平原上笔直地伸向天空。

二人沿着田间小道向显得迷茫的平原深处走去。沿途经过一块块的水塘，水塘边上长满了芦苇。在他们行走的小道下面，一渠清水正独自哗哗地向远处流淌。司马曼玉始终勾着头盯着脚下的渠水默默地走在侗浩身边，有